

种菜记

余芝灵

自从种了一畦菜，我就天天魂不守舍，梦里梦外都是菜。

一长溜地里，种了茄子、辣椒、黄瓜、苋菜、瓠子、葫芦、豆角、南瓜、丝瓜、冬瓜、韭菜，满地里都是菜叶子，有阔大肥厚的，有窄小细长的，有藤状的，有掌状的，有斯文的，有野蛮的。

如果说别人种菜是种一行行的诗，我就是种散文，形散神也散。或者算不上散文，是数萝卜下窖，千根藤万根藤搭在一块，分不清你我。结的瓜，好像也不分你我。摘一个葫芦，可能会误以为是黄瓜藤上结的，抑或是豆角藤结的。摘一条丝瓜，同样如此，或许以为是南瓜冬瓜禾结的。没种过菜的人，总以为种下越多，收获越多，到后来才发现，它们之间互相纠缠，互相利用，相爱相杀，你按下我的头颅，我也试图按下你的头颅，你争夺我的阳光，我也争夺你的，你抢地里的养分，我也抢，从不谦让。看去一大片绿荫荫的，而收获甚少。

菜种下去三个多月了，除了茄子、辣椒有比较准确的行距、间距外，其他的都是不分你我。茄子、辣椒长势良好，一直有得吃。葫芦开了有一百朵花，只结了一个。想起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里说的“谎花”，突然明白，可能我的葫芦开了九十九朵谎花吧。南瓜亦如是。冬瓜因为长在大路边，通风透气，结了四个。正常情况，一棵冬瓜禾应该可以结十几到几十个不等。瓠子从开花到枯萎，只结了两条，还是蔫不拉叽的。黄瓜是个泼皮的家伙，结了一条又一条，倒还争气，大约由于它的藤蔓细，善攀爬，总在高处吧。在高处的事物，总能得天独厚地享受更多的风与阳光雨露。种的几棵花生，大约结了几十粒，还没有成熟就被我悉数扯了出来。我是太想看看我自己种的花生长的啥样儿，没有别的好法子，只有连根拔起，既不能厚此薄彼，就全部扯了出来。好在也不是一无所获，苋菜隔三差五的倒会吃上一回，这东西是个鲜货，气温高长得快。

刚刚开始播种时，我基本每天早晨都坐在菜园子旁边看，静静地看，每天看它们长大一点，又长大一点。我觉得它们的长，就是我看着长的，是那种“你来了，花儿就开了”的感觉。不时地施肥除草捉虫子洒水，也多次体验过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的滋味。晚上在微弱的天光下，我也会一点点地巡视我的菜。一个地方都不放过。到此方晓得，世间最辛苦的行业还是农民。我这还没怎么着呢，不过种了一小溜菜而已。而一个真正的农民，一年到头要种多少的庄稼，吃多少的苦头。怪不得隐居南山的五柳先生要说：“草盛豆苗稀。”一个读书人，突然跑去种菜，是怎么也种不好的。不草盛才怪。草，总比我们种的菜更泼皮肯长。它们甚至不需要什么养分，在任何地方，都可以开枝散叶。大约因为未被驯化，野性使然吧。

菜开花了，就像是一场盛宴，一次清供，一匹流水。它们都不会开很艳丽的花，基本素妆出席。紫的，蓝的，白的，粉的，黄的，但是真的很美，比真正的观赏花儿，毫不逊色，也有淡淡的香气，一样妆点庭园。

菜结实时，从毛绒绒的花蒂里脱落出来，一点一点地长大、成熟，它们也可能要经过一次次的痛苦裂变，才能出落成一个标致的孩子。否则就歪瓜裂枣，长满皱纹与疤痕。万物同理。“唯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古代文人迷恋花朵如此，而几千年后的我，迷恋我的菜亦如是。只是我不需要烧高烛，一个手机即可。没有哪一天，我的菜不是我的心心念念。有流行语：这是我的菜。而这个“我的菜”，是真真切切的菜。没有任何隐喻、任何修饰、任何悬念。

早晨披拂一身的露水，傍晚沐浴一身的霞光。微弱的天光下，还要矫情矫情，去与它们深情对视，甚至去与它们说说话，有时候还情不自禁地唱一支两支歌给它们听，我觉得它们都听得懂。这样的时刻，总少不了清风的鼓瑟与虫子的弹琴。其实，它们最终成不成为菜，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享受它们整个的生命历程。我和它们一起走过许多的清晨、正午、黄昏。我喜欢着它们的喜欢，参与着它们的每一次参与。——“我们站着不说话，就很美好。”

菜，或许此后余生会一直种下去。种菜充满太多的未知，像一次次轻探险。一开始，你并不知道，谁会发芽，谁会开花，谁会结实。你天天盼着盼着，或许最终是一场空，然而这个空，也是一种圆满。让人欢喜的是，你与它，它们在某个时间段，真真切切拥有着彼此，珍视着彼此，共同经历着彼此。或许，你就是它，它就是你。



青草地 李昊天 摄

可爱的小鸡雏

胡笑兰

开孵坊的刘同学，一早在群里发了个视频，问我：“看我这是做么子？”说的是枞阳话。

他的左右都是小鸡，鸡的世界。准确的说是一个个小鸡雏。正是小鸡雏下场的时候，从上面一只大筐里，他拈一只小鸡雏，在一个机器上靠一下，顺手一扬，小鸡雏落到另一个筐里。如此反复，动作熟练，行云流水。

是不是给小鸡断喙？早些年，母亲养小鸡，都要烫一下它的喙，叫断喙，给鸡喙尖钩去掉，目的是防止鸡浪费饲料和相互啄羽、啄趾。我当时很为小鸡雏不平。心想，小鸡会不会说，俺招谁，惹谁了，好好的就被戳，会不会很痛？母亲告诉我说，小鸡断喙，是预防鸡长大后相互追啄，伤了彼此。我心下释然。

同学红是专家，说现在还断喙，不过用的是电烙铁。

蛰伏在时间深处的记忆，经由这样的画面，和这个早晨一起醒来。我想起年少时，母亲养小鸡的场景。小人儿对孵小鸡好奇，所以关注。看鸡趴窝，照影，烫底，断喙等，就是好玩。

一过完年，柳树萌发出新芽，蒹蒿，马兰头，地菜冒出新鲜小叶片，像撒了把新鲜的杂糅的调料，空气中漫漶草木的香。阳光照在人身上，也暖洋洋的。打春了。母鸡抱窝了，家里那只母鸡一动不动趴在窝里好几天，很笃定，很有耐心。这几天，它又被那只芦花公鸡“打水”。打水，就是母鸡和公鸡恩爱过，受了精，下的蛋才能孵出小鸡。这只母鸡太适合抱窝，孵小鸡。毫无悬念，它被母亲选上了。

母亲先给母鸡单独安了窝。大竹筐，底下铺上松软厚实的干草。整个窝干净舒适，里面码上鸡蛋。蛋也讲究，必须是母鸡被公鸡打水后产的鸡蛋。而那个公鸡也不平常。芦花大公鸡，身形高大，毛色发亮，威猛得很。我想，只有它才配当鸡国的王。能护母鸡，护犊子。

从这一刻，我就和母亲一起等待，等待小鸡破壳的那一刻。母鸡温柔，母鸡尽职。它大多的时间，是趴在窝里一动不动。只到吃饭喝水排便时，才出来晃晃。估摸着时间，一个星期后，母亲端个煤油灯，来到窝前，照影。母亲小心地拈出一枚蛋，对着灯

光。灯光穿透蛋壳，这个时候的蛋壳透明，能看见隐隐约约的影子，小鸡的胚胎发育健康正常。母亲放了心，眉心绽开了笑纹。也有看不见的，模糊的。母亲微微蹙起眉尖，捡起另放。我一直静心屏息地看着。

出壳。一个个新的生命终于孕育成功。有细碎的啄击声，随着破裂的蛋壳，小鸡雏现出来身体。它们眼睛半睁半闭，浑身湿漉漉的，绒毛紧紧贴在身上。

接下来给小鸡烫底。这里的“底”不读底，在老家枞阳发音“du”。母亲说烫底，就是这个读音。土话说烫底，其实就是烫脚底板。母亲把陶片烧热，然后把小鸡放上去。当然，只有十几只鸡。通常是瓮底，我们家身处陶街，不缺那个。对了，冬天烤火的火桶，火桶的底座，圆圆的，厚厚的，深深的，保暖更好。母亲就是肯动脑筋，把一切事情都做到细致，或者说极致。

小鸡雏，跌跌撞撞走几步，步子歪斜，站也站不稳。大瓦瓮周身温暖，底部是有些烫的。滚热的瓮底烙痛了它们的掌，它们跳了几个来回，也被烙了几个来回。这种烙法简单直接，也是考验。再看它们身上，湿气蒸发，绒毛干透，一根根立了起来。小鸡雏似一个个绒球，毛茸茸的，可爱极了。

它们被母亲移到地面上，个个张着嘴，叽叽喳喳的叫着，东张张西望望，很兴奋，很激动。它们的脚底板被烫烫，或许就硬朗了，脚底板就硬气。你看我这么烫都经历了，还怕什么？它们四野撒着欢，觅食，可以独自面对以后的挑战。

我们到底是猜错了。同学红又艾特我说，这是小鸡注射疫苗用的自动注射机。刘总正在给小鸡注射疫苗，没猜错的话，刘总给小鸡注射的是马立克疫苗。注射疫苗那么神速啊！又仔细看了遍视频，有吊杆，杆上悬有药瓶子。确实是在注射疫苗。

现在技术好了，小规模养可用保温灯取暖，大规模养就用暖风机。温室中孵化的鸡雏，一睁开眼睛，就要被注射药液，成活率高了。而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是怀念，怀念母亲给小鸡雏烫底，用陶瓮底给小鸡雏烫底。

